

“很是”的词汇化

朱俊玄

提 要 本文通过分析“很是”在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中的种种表现,指出“很是”是在“很”搭配范围扩大与“是”虚化这二者合力的作用下形成的,具体有“很是₁”“很是₂”两种形式:“很是₁”为“限制性副词+是+形容词”式跨层结构;“很是₂”的词汇化程度较高,常修饰后接成分。在“很是₂+X”格式中,X 有三大类别,它们进入格式的自由度有所不同,相应地“很是”的词汇化程度也不一样。词汇化后的“很是₂”在句法与功能上呈现出诸多新特点。

关键词 很是 词汇化 程度 语气

○ 引言

在现代汉语中,“很是”是一个用频较高的词语,已有的研究多是对“很是”语法、语用属性和语义功能的讨论,较少论及其历时发展和词汇化,且对其属性的认定和词汇化的讨论存在分歧。张谊生(2003)认为“很是”是一个限制性副词,用来表示程度。曾芳、宋艳旭(2006)一方面指出“很”和“是”都是表示强调的语气副词,同时也认为在某些句子中“很”应该还是程度副词,而“是”则为判断动词,但该文不承认“很是”的词汇化。张金圈(2008)主张“很是”兼表高量程度和强调、确认语气,可认定为一个“程度—语气副词”,并且有强烈的词化倾向。温素平(2010)认为,“很是”作为焦点标记词,“有时候已经凝结为一个词,合起来表示程度的比较或确认,词化成一个程度副词了”。

基于上述成果,我们拟分别分析“很是”在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中的种种表现,探讨“很”和“是”的历史发展及“很是”的来源,从而阐明“很是”的词汇化及其性质功能。

一 近代汉语中的“很是”

1.1 明清文献分布。经检索,古代汉语文献中未见“很是”的用例,近代仅于明代文献《古今奇观》中检得 1 例,之后于清代文献中才大量出现。我们通过 CCL 古代汉语语料库逐个检索了 56 部清代小说,^①仅有 13 部小说中含有“很是”,主要分布如下。

表一 CCL 明清文献中“很是”的搭配成分及占比

语料	很是+N/NP	很是+A/AP	很是+V/VP	很是+是	总计
《古今奇观》				1	1
《红楼梦》	1			31	32

语料	很是+N/NP	很是+A/AP	很是+V/VP	很是+是	总计
《彭公案》		5	1	1	7
《施公案》				5	5
《镜花缘》				1	1
《老残游记》			1	1	2
《儿女英雄传》				13	13
《侠女奇缘》				13	13
《文明小史》		1	1	1	3
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》		7	1		8
《孽海花》		8	1		9
《官场现形记》		1		2	3
《小五义》	2		2	3	7
总计	3/7%	22/21%	7/7%	72/69%	104

具体来看,从明代到清代中叶,虽然出现了“很是”修饰名动形、用于谓语性(或定语)成分的修饰语部分的用法(见上表中第2—4列);但“很是”单独/重叠成句或者充当补语却为其优势性功能(见上表中第5列),占比近7成。此优势性用法的“很是”尚为跨层结构——程度副词与表示肯定、确认的“是”组成的偏正结构,相当于“很对、很好、很正确”。例如:

- (1) 宝玉道:“很是。我已知道了……”(《红楼梦》第二十八回)
- (2) “……不知大哥以为何如?”东造说:“很是,很是。”(《老残游记》第八回)
- (3) 何小姐道:“你这话说的很是,正是惠顾我的话。”(《儿女英雄传》第三十回)
- (4) 石铸咳了一声说:“……”众人说:“很是的。”(《彭公案(四)》)

到晚清时,“很是”修饰名动形的用法才逐渐增多,以修饰A/AP为主,且出现了紧密结合的倾向,如“很是上算/神奇/华丽/焦闷/堂皇”,偶见修饰N/NP、V/VP的例子,如:

- (5) 很是庭房的式样(《小五义》)/很是英雄气派(《小五义》)
 - (6) 藩台很是怪他,马上撤了差,记大过三次。(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》第四回)
- 其中后接的N/NP、V/VP多为抽象性的。

1.2 民国时的文献分布。通过检索CCL民国时期的48种小说,我们共得到1426例。抽检首中末各100例,分布如下表。

表二 CCL民国文献中“很是”的搭配成分及占比

	很是+N/NP	很是+A/AP	很是+V/VP	很是+是
前100例	1	76	23	0
中100例	0	76	20	4
末100例	1	75	20	4
总计	2/0.7%	227/75.6%	63/21%	8/2.7%

从中发现,“很是”单独/重叠成句和做补语的功能急剧萎缩,由近70%降至不到3%;而修

饰名动形的用法明显增多,尤其是修饰 A/AP 成为优势性功能。需另外指出的是,其中约 99% 的 A/AP、V/VP 都为双音节的,V/VP 后再接宾语的例子极其少见。

二 现代汉语中的“很是”

通过对 CCL 现代汉语语料库的检索,我们未检得“很是”单独/重叠成句和做补语的例子,^②只有“很是+N/NP”“很是+A/AP”“很是+V/VP”,本文合称“很是 X”。

2.1 “很是 X”中 X 的词性分布

2.1.1 很是+N/NP。“很是”后接的 N/NP 一般不是典型的名词性成分,例如^③:

(7)绘画的技法很是关键。

(8)有几句评语还很是地方。

“很是+N/NP”做谓语的基础句式就是名词谓语句,而名词谓语句已有充分的研究。经典例句如:“今天星期三”“他傻瓜”“张三黄头发”,其中“星期三”并非普通的时间名词(如“早晨、世纪”),其他几类名词或名词性短语也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形容词化。虽然它们做谓语不需要系词,但其否定形式却离不开系词。加上“很是”后,做谓语的“很是+N/NP”同样要求 NP 兼有形容词的性质。

2.1.2 很是+A/AP。其中的 A/AP 一般是性质形容词,而非状态形容词。

(9)很是郁闷/很是为难/很是耐看/很是了得

(10)夏天能遇到好多钓鱼、烧烤、摄影的人,很是安逸,很是美。

(11)这里有一则故事,很是耐人寻味。

(12)*很是雪白/*很是热乎乎

2.1.3 很是+V/VP。“很是”后接的 V/VP 多是动作性不强的动词性成分,尤以心理动词居多,甚至包括表示道义情态的助动词(如“应该”)。例如:

(13)很是享受/很是受伤/很是值得/很是喜欢/很是认同/很是费周折

(14)让我很是感动的一件事

(15)很是赞赏宋璟的人格和文才。

(16)我和他同一个单位,很是支持他的工作。

(17)我感觉这次重谈素质教育很是应该,也很是时候。

曾芳、宋艳旭(2006)指出,“很是”后接的动词“仅限于一部分表示情绪、态度、理解、评价或状态的动词。V/VP 的动作一般不进入时间流逝过程,或者是无界的,或者不带体标记。V/VP 及其表现向形容词性成分靠拢。

2.1.4 我们又检索了中国传媒大学媒体语言语料库(MLC),见下表。

表三 MLC 中“很是”的搭配成分及占比

很是+N/NP	很是+A/AP	很是+V/VP	总计
10/12%	50/61%	22/27%	82

可见,“很是”仍倾向于与形容词性成分搭配,占比近六成,但与民国时期相比,比例有所下降;搭配的名词性成分、动词性成分比例上升,占比近四成,但多为该范畴内的非典型成员,一般是具有形容词性质的抽象名词和动作性不强的心理动词,即使是形容词也偏向于性质形容词。“很是 X”做谓语的句式与“很 X”做谓语的句式具有共同点——要求 X 具有性质。

2.2 “很是 X”中 X 的音节数量。我们统计了 CCL 现代汉语语料库中 X 不同词长的数据,发现 X 以双音节的为主,几乎没有单音节的。^④

表四 CCL 现代汉语语料库中的 X 不同词长的数据及占比

双音节	三音节	四音节	四音节以上	总计
1532/79%	61/3%	169/9%	171/9%	1933

其中三音节多属临时组合,只有几例 X 的凝固性较强:

(18)很是无所谓/很是有意思/很是信得过/很是看不惯/很是扫面子/很是绅士样

四音节 X 中成语共 34 个,占比 20%,这说明“很是”仍带一定的文学色彩。

2.3 “很是 X”的句类分布

2.3.1 排斥否定句。我们对 CCL 现代汉语语料库中“很是 X”所在的否定句做了逐一分析,未见对“很是 X”进行否定的例子。^⑤据石毓智(2001)提出的“自然语言肯定和否定公理”——语义程度极小的词语,只能用于否定结构;语义程度极大的词语,只能用于肯定结构;语义程度居中的词语,可以自由地用于肯定和否定两种结构之中。跟程度居中而可以进行否定的“很 X”不同,“很是 X”表较强的语义程度(“最 X”表示极强性,而“很是”表示较强性),带有相当肯定的语气,一般不可再被质疑或者否认。因此,“很是 X”排斥否定句。

2.3.2 排斥疑问句。查检 CCL 现代汉语语料库,“很是 X”用于疑问句的仅有 1 例^⑥:

(19)现在建筑材料涨价,楼房每平方米已是一千余元,这幢楼造价很是昂贵吧?

值得注意的是,上例虽为疑问句,但说者是“无疑而问”,是对自己判断的确认。且与“很是”句式的数量相比,仅此一例几乎可忽略不计。“很是”句式对疑问句的排斥,说明其表示确认、判断的功能强大。张金圈(2008)也认为“很是 X”表示肯定确认的语义功能,“这种表义功能和对焦点的要求是与疑问句的语义、句法特点相冲突的”。但他认为“很是 X”一般居于句尾,表达常规焦点,对此我们不敢苟同。“很是 X”不居于句尾的句子有相当大的比例,尤其是句中有复杂的动宾、介宾结构等时,其中的焦点也并非在“很是 X”上。如:

(20)这个发现,让我很是得意了一段时间。

(21)刚刚落下帷幕的奥运会很是让全世界人民的眼睛都“非常”了一回……

2.3.3 偶用于感叹句。我们对 CCL 现代汉语语料库中“很是 X”所在的感叹句做了统计,仅检得 12 例,占全部用例的 0.6%。“很是 X”表示较强的程度,与表达强烈主观感情的感叹句在“主观性”方面有着极大的共通性,为何“很是 X”极少用于感叹句?我们认为,虽然都有较强的“主观性”,但“很是 X”的底层功能是判断,表示较强的肯定判断的主观认识和态度(见下文),而感叹句表示的是强烈的主观感情,因此“很是 X”与陈述句有较大的契合度,而较少用于感叹句。

2.4 小结。“很是 X”中 X 多为双音节的带有性质义的词语,X 按照“性质形容词>抽象动词>抽象名词”的顺序,进入“很是 X”的比例逐渐降低,“很是 X”排斥疑问句、感叹句和否定句,适于陈述句、肯定句。

三 “很是”的词汇化

3.1 “很”的语法化

王静(2003)指出,先秦到唐宋,“很”一直用作形容词,中古后“很”与“狠”同用。元明以后“很/狠+形容词”演变成以形容词为中心、“很/狠”做状语的结构。到了清代,“狠”“很”分别用

作形容词和程度副词。“很”的用法在清代和现代汉语中已完全相同,可以用在形容词、能愿动词和心理感知动词等前面做程度副词。王文指出,程度副词“很”在现代汉语里又进一步虚化为表语气的副词,例子如下:

(22)这二年村里很出了些富裕户。(王朔《空中小姐》)

(23)我也紧挨着这支军旅,很走了一阵。(《春种秋收》)^⑦

(24)这件事很引起她的反感。(巴金《雾雨电》)

(25)可是她十二分相信老赵很有些说得做得出的鬼把戏。(茅盾《子夜》)

然而,王文没有论证“很”语气副词的演变。我们认为上述例子不能作为程度副词“很”演变成语气副词的确证,但可作为程度副词“很”使用范围“扩张”的例证——“很/狠”+A/AP本为其典型用法,后逐渐扩展到了V/VP,且多为抽象动词,V/VP后若有名词性宾语,也多为抽象的名词性成分,如“很卖力气、很守本分”。这可视为“很”从V/VP的非典型成员向V/VP核心扩张的突破口,本文论及的“很+是”也可以作为“很”使用范围扩张过程中实现的新功能。

3.2 “是”的语法化

一般认为,“是”经历了形容词/指示代词、系词的发展历程,并在语用层面发展出了焦点标记词的功能。刘林(2016)根据语义虚化程度、功能数量、浮动性强弱、是否强制使用等特点区分了典型焦点标记和非典型焦点标记,并将“是”分为两类:“是₁”为典型焦点标记,语义虚化、功能单一、浮动性较强、不强制使用;“是₂”为非典型焦点标记,特点与“是₁”相反。分别举例如下(加点文字重读):

(26)a. 是₁我明年夏天去内蒙古旅游。

b. 我是₁明年夏天去内蒙古旅游。

c. 我明年是₁夏天去内蒙古旅游。

d. 我明年夏天是₁去内蒙古旅游。

e. 我明年夏天去内蒙古是₁旅游。^⑧

(27)a. 这样的青年今天是₂不太多了。(梁晓声《表弟》)

b. 我说和尚的卦是₂灵,果然应了。(贾平凹《浮躁》)

根据刘林(2016)对“是₁、是₂”的分类,本文讨论的“很是X”中的“是”应为“是₂”:标示其后信息为焦点,肯定焦点选项集合{A, ~A}中的一项,否定其反项。虚化程度不及“是₁”,位置相对固定,虽然与“是₁”一样都可以删除而不影响命题的成立,但“是₂”删除后明显降低了命题的肯定度和确认性。因此,“是₂”表示确认意义,语义近似于“确实”,可视作表达传信与情态功能的评注性副词,交代说话者对事件、命题的主观评价和态度,具有焦点标记的功能。

张谊生(2014)将现代汉语副词分为三大类:描摹性、限制性和评注性,三者的虚化程度依次递增。其共现顺序为:评注性副词—限制性副词—描摹性副词,因此,可以见到“是很X”格式。其中,“很”为限制性程度副词,直接修饰X,“是”作为评注性副词充任高位谓语,通过重读“是”强调“很X”,表达对其肯定和确认。因此,“是很X”的结构划分较为明了:[是[很X]],“是很”仍为跨层结构。那么,“很是X”的结构划分是怎样的呢?其词汇化程度如何呢?

3.3 “很是”的词汇化

上文论及,“很X”中X从A/AP扩展至表示情绪、态度、理解、评价或状态的非典型V/VP。“是”经历了形容词/指示代词、系词以及副词的发展历程,与“很”的虚化及X的“扩容过程”契合,作为焦点标记的“是”完全有资格和机会进入X,并分别产生了“很是₁、很是₂”:

“很是₁”尚为跨层结构,为“限制性副词+是形容词”的结构,表示“很对、很好、很正确”的意

义,一般作为答句单独/重叠成句,也可作为补语用于“V得很是”等,“很是”后没有其他成分而完句。此类“很是”产生于明清,为当时的主要用法。

“很是₂”的词汇化程度较高,其后一般再修饰其他成分,即上文讨论的“很是X”。此类用法在清代萌芽,清代晚期呈增长态势,经历民国的迅猛发展,到现代汉语中获得压倒性优势。“很是₂”自产生之始就倾向于与形容词性成分搭配,虽然与民国时期相比,现代汉语中其与名词、动词性成分的搭配比例有所上升,但仍保持与形容词性成分的搭配优势。根据X的不同类别,X进入“很是X”的自由度有差别,“很是”的词汇化程度也有变化。

“很是X”一般做句子的谓语句成分,其中“很是”充当修饰语。在现代汉语中,名动形直接做谓语句的自由度有别,一般而言,形容词和动词的述谓性较强,充当谓语句的能力强于指称性较强的名词。名词若想做谓语句,可以借助“是”的系词功能,也就是说“很是+N/NP”中N/NP一般对“是”的依赖性较强,“是”在N/NP前还保留了一定的述谓性质,“是”不允许删除,如“很是问题、很是时候”等中,“问题”等名词做谓语句尚需系词“是”的引介,“是”的系词功能依然非常明显。而诸如“很是关键、很是风光”等中兼具形容词性质和用法的名词,则对“是”的依赖性较弱,“是”或可删除而不影响命题的成立及语句的合法性。因此,两类“很是+NP”中“是”的虚化程度不同,非典型名词前的“是”高于较典型名词前的“是”,虚化程度较高的“是”容易依附于前面的程度副词“很”而发生词汇化。

当X为心理动词尤其是性质形容词时,“很是X”中“是”的可删除度更高,虚化程度更高,也更容易依附于“很”而词汇化。例如:

(28)他吃不下饭,睡不着觉,很是痛苦。

(29)女孩子心里很是委屈。

(30)马克站在一边安静地欣赏着这一幕,仿佛对此情此景很是享受。

由此看出,名动形在“很是X”中具有相通性。张国宪(2007)指出,名动形三类词之间存在相互演变的连续统:名词—区别词—性质形容词—状态形容词—动词。性质义便是各类之间相互演变的突破口,也正是“很是X”中名动形相通的关键。根据上文统计的“很是”后接的名动形成分的比例(形容词>动词>名词),我们可以列出不同类别X进入“很是X”的自由度:性质形容词>抽象动词>抽象名词。

谭景春(1998)给出了不同名词的性质义强弱等级:抽象名词>指人名词>指物名词>专有名词。从左往右名词性逐渐增强,形容词化的可能性逐渐降低,其前的“很是”词汇化程度也逐渐降低。因此,不同的名词进入“很是X”也有自由度区分:抽象名词>指人名词>指物名词>专有名词。若与上述自由度序列合并,就形成:性质形容词>抽象动词>抽象名词>指人名词>指物名词>专有名词。其性质义和进入“很是X”的自由度逐渐减弱,其前的“很是”词汇化程度也逐渐降低。与之相应,“很是X”的结构划分也处于[[很][是][X]]—[[很是]X]的渐变中。

词汇化的“很是”,“很”表示较高级别的语义,“是”表达确认、肯定的语义,“很是”为“限制性副词+评注性副词”的深层结构,表示程度极高的确认和肯定,多用于陈述句、肯定句的谓语句(或定语)的修饰语部分,具有程度副词的性质和功能。同时,通过“很是”,言者表明了对命题明显的主观态度和立场,主观化显著。因此,我们赞同张金圈(2008)将“很是”认作“程度—语气副词”。从语用层面看,“很是”有凸显、强调后续成分的功能,为非典型焦点标记(刘林 2016)。

3.4 “很是”词汇化后的表现

3.4.1 “很是”词汇化之后,拥有了“很X”与“是X”都没有的新功能。^⑥“很X”“是X”的差

别表明了“汉语一直处于逐步精密化和严密化的过程中”(魏兆惠 2016:44),下面对二者的区别做简要分析。

3.4.1.1 “很是 X”与“很 X”的差别

1)“很是 X”排斥单音节的 X,而“很 X”没有此限制。

2)“很 X”可以进行否定,而“很是 X”不可以。这说明“很是 X”表示的对命题的肯定和确认是毋庸置疑的。

3)“很 N/NP”中的 N/NP 一般排斥数量名结构,而多为光杆名词,如“很中国、很绅士”。“很是 N/NP”则可以后接光杆名词和数量名结构,因此,在同样后接 N/NP 的情况下,“很是 N/NP”中的 N/NP 保留了更多的名词义及其功能,当然其 N/NP 也并非典型的名词。例如:

(31)他很是学戏的材料。

(32)米卢起初还和记者逗乐,很是一副惊喜的样子。

4)“很 X”可以受表认识情态的助动词修饰,而“很是 X”不可以。认识类助动词表示说话者对事件或状态的真实性的推测,如“可能、会、应该、一定”等,“可能、会、应该”表或然或者盖然,“一定”表必然。从“可能”到“应该”再到“一定”,肯定的语气逐步加强(李明 2016)。可表客观程度高的“很 X”能受肯定程度不同的助动词修饰,^⑨而表示较强确认义的“很是 X”则排斥表示或然、盖然的“可能、会、应该”等,而接受表示高肯定性的“一定”等。“很”能修饰“可能、会”等,“很是”却不能,但能修饰表示道义情态的“应该”。

(33)手头一定很是拮据。

(34)我感觉这次重谈素质教育很是应该,也很是时候。

5)储泽祥等(1999)、裴雨来(2009)等指出“很 X”可以出现在部分复杂动词结构中:首先是诸如“很睡了一阵子”等“很 VMO”类动量结构类型,笔者认为其例多不合语感,且“很 X”一般不用于 VM、VMO 等动量结构,或者说在此类结构中,“很 X”不如“很是 X”自由。例如:

(35)很是热闹了一阵/很是吃了一惊

(36)那时这个铁皮屋顶、砖墙结构的固定市场在全县很是风光了一番。

(37)李金鳌回到天津,走路总是一瘸一拐的,很是减了几分威风。

其次是动宾结构,“很 VO”的 O 为不受数量修饰的低生命度抽象名词,越具体的越不自由,且 VO 尽量为短音节的。“很是 VO”则不受此限制。例如:

(38)很吓唬人 *很吓唬老百姓 *很吓唬我

(39)为了组织本届亚运会,广岛一共投入了 150 亿美元,这个数字很是吓唬住了一些亚奥理事会成员。

6)受现代汉语双音节韵律的要求,并列的动词或者形容词性成分以及四字格成语更容易进入“很是 X”,而非“很 X”:

(40)造谣损人……令主管商业的地方领导很是恼火和头疼。

(41)赖巴科夫对自己的失利很是耿耿于怀。

“很 X”与“很是 X”表示对 X 的程度较高的肯定,但后者的程度更高更强,高至只能与高肯定性的“一定”结合,强至无法逆转、不能否定。高程度的语义也决定了搭配成分较高的“分量”——“很是 X”排斥单音节,能搭配数量名结构、较复杂的动量结构、较自由的动宾结构、并列成分以及四字格等。

张谊生(2003)认为词汇化过程中“副词+是”有“从前偏到后附”的演变过程,到最后“是”

可有可无而不改变命题意义。从上面的辨析可知,“很是X”与“很X”存在一系列差异,此处的“是”并非可有可无,尚未完成“从前偏到后附”的演变过程。

3.4.1.2 “很是X”与“是X”的差别

1)“很是X”排斥单音节的X,而“是X”没有此限制。

2)“很是X”可较为自由地用于定语修饰语部分,而“是X”不太自由。如:

(42)很是雄姿英发的样子/让我很是打动的一件事

3)“很是X”可以用于使令式,“是X”一般不可以。例如:

(43)这个发现,让我很是得意了一段时间。

但是,如果“很是”置于使令成分之前,有时则可以删除“很”。例如:

(44)这个发现,很是让我得意了一段时间。

4)与“是X”相比,“(很是)X”增加了确认的程度,增强了强调的语气。

温素平(2010)指出“很是”为焦点标记词,“很”可以删除而不影响句子的成立,只是强调语气减弱。我们认为不能随意删除“很”,否则上述很多句子不能成立。另如:

(45)我和他同一个单位,很是支持他的工作。

3.4.2 “很是”的词汇化还表现在“很、是”之间不能插入其他成分。通过CCL查找,找到了几个“反例”:

(46)科学主义教育很难说是一种系统的、有系统主张的教育哲学。

(47)普遍模仿检验很可能是最好的检验标准。

很明显,这里的“很”并非修饰“是”,且“是”并非焦点标记“是₂”,仍有很强的系词性质,虚化程度较低,“很……是”也并非“很是₂”插入其他成分而成的。我们还查到了“很不是(个)滋味/味/味道/时候/那么回事”,虽然其凝固程度较高,尤其是“很不是(个)滋味/味/味道”,没有相应的肯定形式。但是,其中的“是”同上例,“很是”也并非我们讨论的“很是₂”。总之,“很是”有较高的词汇化程度,之间很难插入其他成分,包括否定词。^①

四 余论

本文考察了“很是X”的历时发展,及其在现代汉语的语法、音节、句类等方面的表现,分别分析了“很”和“是”的历时发展,在此基础上,指出“很是”是在“很”搭配范围逐渐扩大、“是”逐步虚化的基础上,两者结合产生的。产生的“很是₁、很是₂”经过历时兴替,“很是₂”在现代汉语占据优势并发生了词汇化,词汇化后的“很是₂”又产生了诸多新的表现。

除了“很是X”,我们还观察到一些“程度副词+是”产生的语言单位:“煞是、极是、更是、甚是、最是”等,它们虽然更常见于近代汉语,尤其是早期白话中,但是通过我们的初步搜索,现代汉语书面语中也有用例。其语法表现也反映了“很是”的诸多历时发展轨迹:

程度副词+是形容词——极是

程度副词+是系词——更是

程度副词+是副词——煞是、甚是、极是

除此之外,现代汉语中还有“颇为、极为、最为”等类似的语言单位,它们是如何产生的?其历时发展如何?词汇化程度如何?在共时和历时层面上与“很是”的关系如何?同类型的语言单位是否存在共通的历时发展规律?这些都值得我们继续研究。

①《七剑十三侠》《东州列国志》等实为明代小说,归属有误,但因未检索到“很是”,故不影响检索结果。

②我们虽然检得几例,但因出自诸如《李自成》(姚雪垠)、《倚天屠龙记》(金庸)等半文半白的语体中,并非典型的现代汉语语体,故未计入。

③本文检得的 CCL 现代汉语用例不再注明出处。

④CCL 现代汉语语料库中发现了 3 个 X 为单音节的例子:“温家宝一连看了几户农家,心情很是沉。”“这在当时英国很是髦。”“而这两女尚年幼,我很是担。”其中后两个例子有脱字可能,首例虽勉强可用,但通行度远不如双音节的“沉重”。另外发现了一个真正的例外:“夏天能遇到好多钓鱼、烧烤、摄影的人,很是安逸,很是美。”这说明并举使用的后项“很是”在韵律的调节下可以接单音节词语。

⑤“很是”后接否定词的数量却不少,如“很是不”有 137 例。

⑥我们还发现一个疑似例:“那么从谈判的角度,您的政治诉求将很是甚么样的政治诉求?”该例出自《李敖对话录》,属于口语语料,“很”字疑为衍字或为口误,统计时,我们将该句排除。

⑦本例未找到原文,且 CCL 现代汉语语料库中也未查到。

⑧刘林(2016)的例为:“我明年夏天是去内蒙古旅游。”

⑨董秀芳(2011)提出词汇化的不同阶段(“<”表示词汇化程度依次增高):组成成分不能换序(主要涉及并列短语词汇化形成的复合词)<不再有同义的单音节对应形式(如“辜负”产生后,不再有“辜”或“负”)<整体意义抽象、专指(如“提携、思念”)<词性和句法功能变化。“很是 X”与“很 X”“是 X”存在句法功能的差异,有较高阶段的词汇化表现。

⑩“很”还可以修饰“可能”,以增强可能性。

⑪作为焦点标记的“是”一般也不能被否定。

参考文献

- 储泽祥、肖扬、曾庆香 1999 《通比性的“很”字结构》,《世界汉语教学》第 1 期。
- 董秀芳 2011 《词汇化:汉语双音词的衍生和发展》(修订本),北京:商务印书馆。
- 李明 2016 《汉语助动词的历史演变研究》,北京:商务印书馆。
- 刘林 2016 《汉语焦点标记词的分类与句法特征》,《语言研究集刊》(第十六辑),上海:上海辞书出版社。
- 裴雨来 2009 《现代汉语“很”充当修饰语的偏正结构研究》,《汉语学习》第 3 期。
- 石毓智 2001 《肯定和否定的对称与不对称》,北京: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。
- 谭景春 1998 《名形词类转变的语义基础及相关问题》,《中国语文》第 5 期。
- 王静 2003 《“很”的语法化过程》,《淮阴师范学院学报》第 4 期。
- 魏兆惠 2016 《北京话副词“满”的来源及演变机制》,《语文研究》第 1 期。
- 温素平 2010 《作为焦点标记词的“是”分析——兼论“很是”、“最是”》,《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》第 1 期。
- 曾芳、宋艳旭 2006 《“很是”考察》,《湖南科技学院学报》第 7 期。
- 张国宪 2007 《形容词化的语义认知基础》,《语法化与语法研究》(三),北京:商务印书馆。
- 张金圈 2008 《“很是 X”结构的句法语义分析》,《十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》第 6 期。
- 张谊生 2003 《“副+是”的历时演化和共时变异——兼论现代汉语“副+是”的表达功用和分布范围》,《语言科学》第 3 期。
- 张谊生 2014 《现代汉语副词研究》(修订本),北京:商务印书馆。

(朱俊玄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100089/商务印书馆汉语编辑中心 100710)